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二十一

江陰 陳鼎 撰

明

孫慎行傳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武進人萬歴乙未進士授編修妖書事起時宰有所逞憾欲窮其獄慎行抗疏言宜存國體時論韙之前後以艱歸冊封歸請告歸歸輒鍵戶

著書不通一容累遷禮部侍郎署部事時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猶未之邸慎行數陳調劑趣令就國隱然有羽翼功他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藏主諸王選婚諸禮皆守正力爭楚獄久宽議為平反釋其幽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念其事與東朝相類急正之以杜小人窺伺者而庚戌科場之獘卒按法持之又請祀羅豫章李延平於文廟在部逾年請告去竟被京察罷職昌啟閒再召為禮部尚書先是光宗大漸李可灼進紅丸

服之晏駕民間訛言被弑慎行不勝痛憤上綱常大義一疏得旨下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官而戍可灼二三逢內者意不懌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告歸會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楊既拷死而慎行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古極邊慎行坦然就道而上晏駕璫伏誅得解戍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召髙卧不起崇禎八年有旨廷推閣員特召慎行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都而卒天下惜之年七十一贈太

子太保謚文介

外史氏曰天欲亡明也先芟夷正人盡矣所存者一二老成又流竄遐荒當其起用之日天下莫不延頸望之乃竟不少假以年者何哉君子曰是天欲亡明也

于孔兼傳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自少事大父父母及其昆季孝友備至登萬歷庚辰進士授九江府推官擢禮部主事累遷儀制司郎中磨勘戊子試錄疏發其可疑者數人

皆當路子弟駁都御史吳時來不當謚忠恪得旨奪謚朝貴咸目攝之既而累疏爭三王並封議竟寢及疏救考功郎趙南星語侵閣臣遂落職調安吉州判赴任即投牒歸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錫山與東林講席其論學一本於程朱諸新說與舊相盭者塞耳不欲聞嘗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儒其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

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
輕纔見節槩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
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
無驚恐念纔見器度汝曹識之當沈一貫以妖書加害
沈鯉極力周旋得脫於禍人高其誼自解官歸講學之
暇巾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優游
二十年以壽終後逆璫以其曾救南星也指為東林矯
旨削籍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儒者之學天德王道而已先生以志矩名堂志乎天則也志乎天則而天德全矣天德全則成真儒而非徒從事語言文字之儒也讀先生願學齋述觀先生立朝直道自是儒之真者矣

薛敷教傳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幼侍祖方山與聞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與顧憲成高攀龍締交互相參討學問益深萬歷己丑成進士觀政時會御史王藩臣上疏不白憲長

都御史吳時來耿定向交劾之敷教憤然起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口也抗疏爭之甚力有平津曲學金陵險陂之語忤執政勒令回籍三年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時有詔並封三王具疏力諫復貽書王錫爵有東門黃犬追悔已遲之語錫爵恚甚然事因之以寢未幾京察趙南星因斥當路私人被逐敷教抗疏申救謫光州學正與士子砥礪德業一以道義相成州人熏其德者如在春風中尋丁毋憂歸遂不復出日從東林講

學苦自刻勵垢衣糲食出入不假肩輿止一蒼頭以隨
中年婚嫁相續負郭殆盡知交中有諷其少通融於交
際者婉謝之曰少秉一節老而渝之辱殆甚焉即同志
所遺亦不受其有問病餽藥餌者稍嘗而謝曰行就木
矣不敢忘當年矢志性至慈蠕動不忍加害其於人則
油油與偕雖至俗客不作分别見獨耳目所及之凶人
必翦之而後已至於解人厄揚人善終日孜孜常若不
及平居每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皦皦不汙終歸一節

又曰今人所以不甚講學者謂講學為欺已欺人耳不知不講學者都真心不自欺否機械變詐畢竟閒誠意之說而減靡麗紛華畢竟閒恥惡衣惡食之說而減自私自利之人聞天下一家之說畢竟不至十分損人害物講學何負於天下哉人以為至言年五十九卒學者稱玄臺先生私謚清端著有浮弋集泉上雜語續憲章錄藏于家歿後天啟中逆璫引繩批根謂其曾救南星列之東林榜中頒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嘗作真正銘云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物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内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非偶讀書學道條所禀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用我兮不簿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令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嗚呼誦斯銘也可以想見其人矣

安希范傳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幼有夙慧弱冠登萬歷丙戌進士官行人當入臺省而格於年有諷以增年者希范曰安生不以臺省重也遷儀部念母老請南言者曰盍少俟共以銓部擬之矣希范曰安生不以銓郎重也竟得南司封會王錫爵當國多斥異已者希范上言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敢言之士俱不安於位如趙南星趙用賢孟化鯉人皆知其剛正而次第屏黜孫鑨李世達

李楨雖才品不同而先後去國行人高攀龍一疏竊以
為皇上之忠臣亦輔臣之諍友而反蒙重斥於是人心
公論不能無責備於閣臣願皇上嚴諭閣臣無植私黨
疏入嚴旨逮問上怒解削籍歸居膠山之西林適顧憲
成集遠近同志講學東林忻然從之別掃一室讀書其
中泰昌改元起廢詔下直臣遺老半入啟事希范恬然
不之問猝聞鼎湖再賓驚迷痛泣者終日即命駕之吳
興菁山營菟裘矢終焉之志嘗作詩寄憤有曰執簡定

應書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又曰受遺元老仍增秩進
藥鴻臚也賜金一腔熱血見乎辭矣尋病卒年五十八
天啓初贈光禄寺少卿學者稱我素先生平時與高攀
龍講性命之學攀龍曰性命微言與他人言多不解與
小范言輒解每好讀書論事謂六經文章之祖經世之
謨外此則温公記事本末誠古今得失之林也後逆璫
指為攀龍同黨入東林黨人榜中昭告海内削其贈官
崇禎立乃復著有養心日劄讀書日箋荒政撮要武備

私考文獻通考刪諸書藏於家

外史氏曰先生天資近道類於陳仲弓郭林宗其人幸蔫刲將及而先瞑耳倘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正色危言其有不從楊左周魏諸君子之後者乎

劉元珍傳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歷乙未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陞郎中以親老引疾歸養者數年再補南京職方司郎中覈假冒黜羸弱裁冗濫歲省金錢二萬

有奇時大學士沈一貫當國以楚假王事忮禮部右侍郎郭正域又以次輔沈鯉右正域并忮之刑科給事中錢夢臯一貫私人也遂疏劾正域并及鯉於是楚王遂以為真而正域卒罷去妖書事起一貫思嫁禍於正域夢臯又直指正域與鯉所為引繩批根將一網異已者乙巳京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左都御史温純力持公道夢臯與其黨多麗考功法一貫蠱惑神宗謂京察不公盡復言官之黜者且留察典不下人心憤甚莫敢先

發元珍乃抗疏曰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或朦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天子持衡焉使人務節義而重廉恥於是君子道長而泰道隆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其人者又不意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皋其人者夢皋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追兩蒙録用濫被殊恩因此蠱惑聖聰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

被察諸臣槩留中矣國家代守之典章胥越於今日朝野駭然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以開大可慮也夫使夢臯羞惡未泯亦宜驚彈射而斂跡胡乃猖狂自恣轉作風波駕言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鋒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以開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地不私一人則奸慝無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沈一貫實為戎首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皇上救生靈於塗炭者

何事起忠良於擯扼者何人年來比暱僉人乖謬尤甚即如京察一事皇上豈有愛於夢臯而故暱之又豈有私於臺省諸臣而獨寛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為術甚巧内則假公以朦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鉅典忽焉決裂而皇上顧獨任其咎一貫生平機械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能導皇上驅逐羣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為叢奸聚慝之圖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輿者高

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有為之鷹犬如夢皐其人者將何所施而不可近見夢皐諸疏無不横恣胷臆以黨名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説先空善類而得羣恣邪謀者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少留意焉疏奏神宗玩之不已意不忓也一貫及其黨經營百端謂不廷杖元珍議不可息適雷震郊壇竿木上懼反杖旨繼而兵部主事龎時

雍直攻一貫欺罔誤國有旨元珍與時雍皆削籍而一
時被察得留者亦免官其明年南京吏科給事中陳良
訓御史孫居相極論一貫奸貪遂罷相而元珍摘奸之
功為首歸十六年值光宗即位徵言事廢棄者起為光
祿寺少卿是時遼瀋既没舊賛畫劉國縉以招撫南四
衛官民為名擁衆數萬入内投謁督餉侍郎令發天津
登萊船南濟元珍上疏曰國縉為李成梁義兒狼狽相
依種害遼左成梁棄朝廷疆土國縉代為營賄倖免誅

戮無窮禍本實基於此李維翰紅旗催戰玩寇喪師撫順失守楊鎬繼之密與李如柏主議和之策獨忌劉綎為當戶之蘭故令杜松出撫順布私人誘入伏中松與綎血戰以死一則寸骨不留一則合門碎首如柏為諸將領袖冷眼旁觀令箭之招適與湊合是兩名將與數萬官兵實鎬與如柏殺之國縉一當贊畫之任首疏力保鎬與如柏而反欲坐杜松以違制此何心哉國縉主用遼人冒帑金二十餘萬究竟所稱土兵三萬曾得其

一臂之用否其替畫行徑大率如此已而被參解任蹤跡詭秘不知東還以後作何勾當一任蹂躪屠戮之慘獨脫然於干鋒萬鏑之中直待河東盡没河西危同累卵國繙不後不先突如擁衆以入衆至數萬不為單弱況山東礦徒素號驍勁矢不外附國繙既能招撫四衛官民亦可收礦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糾合牽制以自贖從前之積孽而乃遽欲問道登萊天津竄處内地意欲何為況遼瀋之亡皆以降人為内應今數萬之衆保無

奸細攙入其中果為國縉招撫者或別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國縉耳今日若能招撫逃亡昔日必不扶同賣國昔既惡其賣國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撫而收之呼吸安危豈容嘗試自遼事發難以來猛士捐軀叛帥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機全在刑賞操縱刑賞之權全在果斷有如功罪已分彰癉莫決坐令戎行勝氣漸廢於廷議迂緩之中甚可惜也疏奏下部議覆部畏國縉之黨不覆也而兵垣請擢國縉為東路巡撫者則格不行矣

未幾卒於京邸年五十一初元珍以建言歸也與顧憲成講學東林自喜得歸宿地又與錢一本為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元珍曰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嘗有知交當路蘇之富民被誣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元珍怒叱去之徐廉其宼為雪理不令之知其不愧獨知如此平居以子路自負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曰毋亂我宗旨閑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為口舌其

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為決裂名教地也當東林為天下彈射元珍謂高攀龍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可矣後亦以東林追奪愍皇帝即位詔復其官著有文訣文衡依庸絜語三畏堂素業湖畔逸農遺稿外史氏曰吾聞先生之為人嫉惡甚嚴一倿人在其側輒如物梗喉間必吐之而後已蓋其所禀者剛德居多剛者天德之首聖人所謂無慾之剛也先生其無慾者哉

錢一本傳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令廬陵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建王文成祠并祀鄒文莊諸公延禮名儒倡明絕學擢御史首疏糾前按臣祝大舟貪黷不法得
旨逮戍舉朝肅然又請祀羅倫羅洪先陳真晟曹端於學宮已巡按廣西方行部聞冊立皇太子改期乃上言曰父子至親長幼有序陛下之明旨也今皇元子年已十齡不出閤講學愛而不勞非親也元子母與諸妃伍

而弟母皇貴妃反出其上母以子貴弟可加兄非序也

且陛下欲法肅皇帝乎肅皇帝建儲在嘉靖十八年今

已逾二年矣皇貴妃恩禮過於中宮日萌奪嫡之心皇

元子與皇諸子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傳聞陛下曾失言

於皇貴妃因執為信以要陛下此皆肅皇帝所未有也

陛下惡諸臣激擾一人言之則故遲之一年既而又一

人言則又遲之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者庶得

曲就昵愛之私不思國本動揺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

睹疏入留中踰三月給事中孟養浩亦以國本為言得
旨杖養浩并革一本職歸里杜門絶跡公府郡守歐陽
東鳳建先賢祠傍構經正堂共推講學時宜興有明道
書院史孟麟主之無錫有東林書院顧憲成主之三人
往來講習四方士大夫興起者衆於是小人害正指為
朋黨一本講習如故若不聞者嘗曰不見是而無悶不
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也居恒自省有曰既戴天
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又曰心術中有許多

淫樂慝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奸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且去細細查考生平無他玩好獨潛心於六經濂洛諸書下至天文地理無不披究而於易學尤深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作像鈔又歷叙儒學正傳為源編滙編自出心得勉人學問為𨽻記每過東林會講學者翕然從之羣稱啟新先生年七十二卒天啟初

贈太僕少卿

外史氏曰先生之易學最深蓋人但得之於辭先生則

得之於象朱子有曰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先生之於象得之深矣自像象管見及像鈔出而學易者有所歸止功亦鉅矣哉

李復陽傳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歴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涖任編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鍰以蘇民困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為江右李見羅門人傳止修之説至是與顧憲

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興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降調同憲成上疏畧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劘惟兹内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

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

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

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

左參議卒學者稱元沖先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

為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令無錫而四境大治其功業至今猶能

追道之也至於立朝以讜言進不揵邪徑節介著於一

時非得學問之正昌至此

周孔教傳

周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萬歷朝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為御史適趙南星論時事忤當路其客諷孔教糾之不應吳比部徹如特疏彈之時臺省官閧然起曰言官論人者也非論於人者也奈何壞我體面將合疏排焉孔教又與萬二愚諍止之曰若如是攻擊則禍在國家矣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時孔教為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

議欲先大婚而後册立乃與王銓部澹生力言其不可
而止及巡撫江南政暇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
身之學明程朱之正他如舉劾各屬賢否請停織造浮
派諸疏言言痛切至於戊申救荒一事尤為披瀝肝膽
哀痛迫切一字一淚有令人見之而不忍讀讀而不忍
竟者其為政惟虛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
焉朝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行之不俟夕矣
凡此皆其一片精神所注非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

間已也與顧憲成高攀龍為石交每事諮詢以是善政
潞江左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踴躍北走相與
叫閶闔乞直指為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一則曰
大得民心一則曰久著勞績命下促赴河任遂行後逆
璫斥為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外史氏曰吾於先生之為政而知其所學之正矣周官
有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先生之政至今百
姓猶追述其德不休至於講學東林後之人亦有追蹈

其跡而邀譽于一時者不足為先生重也

歐陽東鳳傳

歐陽東鳳字千仞湖廣潛江人萬歷己丑進士官戶部出為常州太守政績懋著為有明三百年來循良第一下車即倡學甲辰書院成為文以記之其畧曰楊龜山先生者固程夫子所目為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云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為第一

義而究其所以實非于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幾欲閏宋儒之統哉余為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於端引防潰之患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説以俟後又建傳是堂於毘陵以講

學建取斯堂於先賢祠之東與多士論學取魯多君子之義任湍擢潁上備兵勤勞稱職數載致政歸朝命再辟堅卧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濆而穴之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顔曰夕可杜門體道於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説於高攀龍攀龍乃作夕可説應之又數年卒學者稱宜諸先生後逆璫毀書院見其碑記斥為黨人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守常州以學為教化而合郡漸之迄今

猶有流風遺韻焉及見時之將晦遂歸林下再召不起可謂知幾之君子矣

潘永圖傳

潘永圖字君懐金壇人幼嗜學切求程朱正脈聞白沙新建之謬因走梁溪求正于高攀龍攀龍與之講論累日遂有得而歸崇禎元年成進士授戸部主事轉員外郎中與黄道周劉宗周相友善時小人目為東林餘孽及温體仁為相欲逐清流作蠅蚋録而以永圖為成名

為前鋒使者每言于上曰門戸之害將亡宗社若不除之恐禍蔓矣幸思陵不聽故難不作永圖在戸部管太倉銀庫能釐剔奸弊屏除扣減陋規尚書輩交口而稱其能初思陵誅逆璫魏忠賢委任士大夫而士大夫率皆推諉避事思陵徬徨四顧無可當意者於是復稍用中官為耳目戸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驕倨凌侮士大夫部臣皆為之下永圖獨不屈出為歸德知府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約為内應引寇焚掠近

郊圍城甚急永圖積薪署門與家人約曰設有不測舉火自焚日夜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文武吏相顧失色永圖舉止自如懸金購死士縋城下砍賊斬首數百殺其愛將一人賊驚顧遁去兵部上其功而中官張彝憲修前郤功不敘轉山東副使治餉通州當是時邊事告警巡撫總鎮提兵入援備兵使者以遷去人咸為永圖危之獨能拮据措拄軍需無乏會巨璫盧維寧奉命總督永圖再持正與忤功又不敘以他事降調歸未

幾起為遵化監軍道副使遵化轄喜峯大安兩路最為要衝至是三失守矣永圖親歴險要增置墩堡又創為據險設伏之議上之一歲之中聯絡聲援拊循什伍緝潰兵聲名日振思陵積其前後功由監司超拜僉都御史廵撫順天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陷明年二月以封疆重典論死當永圖受誅時人咸謂其受事日淺餉匱兵單事多掣肘非盡永圖之罪其回話一疏言馬蘭松棚兩路分隷薊州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

思讓私調夾夜聽點擅令戍兵分班夾夜撤則哨探誤
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牆虛而關堡失守臣雖欲堵
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匿
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尅而臣所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
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如何僨事有人代為受過臣亦
何辭焉死時年五十當是時有僉都御史馬成名溧陽
人與永圖生同庚居同里同舉進士同擢都御史且同
制至是得罪同事臨刑同日識者以為前定云

外史氏曰嗚呼邊事之不可為久矣萬歷初年張江陵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時戶兵二部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居正莫不嘗試嚌啜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呼應無有不捷而推諉有所不可邊陲陰受其福自居正死而閣臣之局屢變戶兵二部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變而為謹愿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強盛之實雖拱手無為天下未至騷裂其時戶兵二部多閣臣之所厚號膴仕顯官

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為險偽快意恩讎主張朋黨户兵二部多其私人以喜怒御邊帥而邊帥救過不暇嗜進無已闒茸可以為賢覆敗可以為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而為貪墨金幣惟恐不多恩蔭惟恐不廣交結惟恐不固欺蔽惟恐不深亂盈天下而取快目前以向背為朋黨以利害為恩怨其時户兵二部特閣臣之外府耳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為谿壑有事

則以為犧牲甚至歸騎飽颺邊臣縻爛而内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以至封疆危殆言路喧呶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誰秉國鈞不自為正大壞至此一時所為督撫者直往而承罪耳豈不痛哉自萬歷癸未以後崇禎甲申以前其履霜堅冰淪胥及溺之狀真萬世龜鑑也總之朝廷一用閹官天下未有不亡者三代則無論已亡秦者閹寺也亡漢者閹寺也於晉於五代於隋大半伏閹寺之禍也唐之亡非閹寺乎宋之亡非閹寺

乎元之亡雖由獨用蒙古以專利要未嘗不由於閹寺也而明又繼之君天下者何為不悟哉嗟乎明之閹臣得以竊柄者無不由於閹寺也況內外皆用之哉其亡也宜矣

東林列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東林列傳卷二十二

明　　　　　　　　　　江陰　陳鼎　撰

丁元薦傳

丁元薦字長孺號愼所浙江長興人萬歷丙戌進士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歴挫抑甘厄窮百折而終不餒其浩然之氣初官中翰矢口而陳當世之弊時以為賈誼之

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部復矢口而陳當世之弊時以為汲黯之戇與世益枘鑿而不相投於是鎩其翅絶其轡至欲剸以大盜之及一決目中之刺竟中他事削籍歸甲子元晨賢令被弑一邑震惴若將隕墜元薦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一邑得安平時究心理學其加功也深其用心也密凡東林諸君子無不就正而於顧憲成則師事之憲成嘗答書云承示新功甚善周子揭主静是

得手事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此大儒留下海上單方也他日又云得手書不勝欣慰足下用心如此何患不日進也寡欲二字極妙周元公首闡聖學亦只此二字是一了百了工夫更不須此疑願與足下共勉之亦只密切做去不須悔前慮後反成憧憧令心體上多一事也甞過無錫赴東林會講他日憲成致書曰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

一則尤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於是乎大矣年七十卒
天啟中以其為憲成門人也禁錮之崇禎朝乃復
外史氏曰當明末時習俗佌㑣苟有良心者卒不能合
況先生乎故一出再出而終見惡於時流此其入山惟
恐不深而甘老於田間也

汪康謠傳

汪康謠字淡衷號鶴嶼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朱子
為宗弱冠舉於鄉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翦

恭不避權貴擢戶部司庾臨清以練兵備白蓮賊有功陞郎中出守漳州莅任日瞿然起曰是紫陽舊治也吾產於其鄉仕同其地豈別問治譜哉一考故憲申之為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為令皆以實心行實政州大治尋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叅藩適魏崔肆熖崔為同門友嘗授意招致乃峻詞拒絕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巡撫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没士民洶洶泣訴康謠亦泣曰吾不惜此一官以護孫

忠寢其事不累漳一人益忤崔意推陞疏上逆璫矯旨削奪去後漳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右額曰新安兩夫子祠崇禎改元起福寧兵憲時紅夷不靖賊氛群起乃廣什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寇不及備斬馘無算寇平以疾告歸日講學於天泉還古書院精治尚書體朱子大意為之註有尚書刪補一編行於世學者稱鶴嶼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守漳及備兵福寧政事功績歷歷在人

耳目惜乎終於泉石而不復再出噫先生亦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林宰傳

林宰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歷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莅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捐復講堂其後重建道南祠成又為之記其畧曰宰維吳地自讓王箪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更六朝五季剥蝕於談塵榛蕪於戎馬非先生正學南來五百年墜

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窐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示外金人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於三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碩畫皆熟諳情形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㝐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為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金人可無南窺二

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奈之何阨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主會遇當道憲長四方賢哲一軌於禮其有心衛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為第一人稱冰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曰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民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學者稱平華先生後

逆璫毁書院見窣碑記遂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作令梁溪政治和平青天之謡婦人女子至今猶能道之其所取士皆一時節義文章之流嗟乎今安得所謂林青天者出而為窣一振東林耶

賀時泰傳

賀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文敎大冶尹蕭槐胡對薇砥礪文行既諸公次第貴顯

時泰淹蹇貧益甚諸公或相向為慰藉時泰夸然嘗遇
歳除不能具一杯羮以一母雞豆二升易米七升五合
支度歳三日糧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
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子逢聖尚幼風度端
凝屹如莊士時泰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迄
逢聖貴即大書於堂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
妄思以故逢聖自釋褐金華敭歴揆府及於受命成仁
三十餘年如一日壹惟奉其家教鄉黨比於郭有道邵

安樂一日見高攀龍依庸堂扁榜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數十條允堪做法又著思聰録一卷其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郷黨中尋一個真節婦人做様子便不難了甞與山右河汾人辛全字復元者為學問友手書商學交最善别著三世事小録及女箴二十四則皆有裨名教有關世道之言學者稱陽亭先生又稱人模樣先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豆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飢

課子不以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者烏

能至此哉

史孟麟傳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九歲能屬文長益砥志於理學

萬歷癸未成進士由庶常授工科給事知無不言丙戌

皇三子生有詔封母鄭皇貴妃草疏論其不可草具偶

示同鄉姜士昌乃袖而歸署其名以上一時羣臣連起

諍之章凡數十上俱被譴謫而鄭亦止稱貴妃論者稱士昌翼儲首功而不知疏實出孟麟也癸巳有旨三王並封內閣王錫爵擬諭以進乃同水部郎岳元聲率省部諸僚大聲疾呼沸於邸沸於朝疏既數十上孟麟更綜集羣篇隱括體要為條議答問奏之大指謂中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又曰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其詞委折詳覈俾難者無復置辯由是並封議寢震位旋定而錫爵銜之

會孟麟有疏刻中貴遂擬旨予杖孟麟乃易囚服趨朝待命上知其忠有密諭閣臣終不譴言官以快近習旨竟留中既而疏救選郎趙南星與朝議忤遂相繼稱疾歸時孟麟與南星尚未識面後並出山始交善尋掌吏垣並佐察典所排擊多强貴南星因奉旨褫削孟麟復疏救亦免歸外艱闋晉太常少卿再丁內艱服闋不補久之特起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初御史劉光復嘗指斥東林又抨所交淮撫李三才及乙卯梃擊變作光復

廷諍下獄上怒叵測孟麟方奉差在途見邸報奮然抗
疏請立皇太孫赦光復疏入被旨切責謫降運判光復
得臧死惟仲公是不計昔嫌人尤以為難前後林居三
十年偕同志研求濂雒宗旨既捐其世業就邑中創明
道書院復游錫山師事顧憲成友事高攀龍質疑問
難要諸至當為學本不雜禪至篝燈丙夜危坐澄懷人
有疑為禪者尤喜奬誘後進出其門者多為聞人病中
矻矻著書聞國是紛紜深切牛李朔蜀之憂後竟如其

言天啟初補大理丞晉太僕卿未赴卒贈禮部右侍郎
賜祭葬後以東林追奪崇禎立乃復學者稱玉池先生
著有明道附言亦為堂集併奏疏行於世
外史氏曰予讀先生文慨然想見其為人及考其懿行
乃知為一代賢者不徒文字而已也先生歿後奸黨喬
應甲誣為東林護法而削其籍應甲攻東林疏凡三十
上極言諸賢之惡以是清流盡削奪然千百世下是非
昭然究何益哉

葉茂才傳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性至孝痛母先逝事父逾謹萬歷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三月旋告改南迎養遂得南工部榷稅蕪關念商重困以寬恤為主去關五十里有雙港往譏防漏稅風濤不測易為商厲立命弛其禁差竣改吏部郎中請告歸起禮部郎中歷遷太僕少卿時御史湯世濟疏斥諸建言者為邪黨乃上疏爭之畧曰當日發奸摘伏論列沈一貫湯賓尹諸人者謂之邪

黨則曲庇私人壞祖宗二百餘年計典明通關節壞二百年大典者反為正人君子爭變亂是非將貽國家無窮之禍不報諸黨世濟者羣起攻之又嘗激於年例考選不公上書鄭太宰云年例兩衙門之劣處也考選尤言路一大關鍵也去取間風聲所係令處一真品則真者畢懼選一偽品則偽者畢進尚何以年例考選為又嘗致書高攀龍辯當年四案正論危言扶植千秋名義最大尋告歸後改太常少卿不赴擢工部右侍郎以祖

父母未邀封贈一出甫三月見權璫當道國事日非遂請致仕逆璫惡之屢欲加害未能也通籍四十年什九在告家貧布衣蔬食出則徒步所居老屋數椽薄田兩頃不殊寒畯仰承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青鞋布襪以奉杖履撫胞弟茂德極其鞠養居恒論學以洛閩為正宗以守身為切務所交惟東林諸君子皆白首不渝終歲扃戶不出嘗有詩云涉世幸逃三見黜歸田喜遂一閒身其自寫至矣方魏忠賢亂政熹宗未有嗣長洲

姚希孟赴京師茂才告之曰君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信郎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其愛君憂國之心如此崇禎初方起召用已卒矣年七十二著有見聞録旁蒐録八貞女傳興至吟等編行世學者稱閒適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介然特立衣冠不正望望而去如伯夷然平易近人勸掖流俗下至乞兒皆可相親如柳下惠半世曹郎在在盡職㪅歷風波不罹黨禍如申屠蟠析

理論事一字必嚴不好為渾語以居寬大之名如程伊川云

許世卿傳

許世卿字伯勲無錫人家貧有志操天性孝謹父早亡事大父有禮步趨無尺寸軼事母至孝為諸生有聲受知郡邑絕不干以私萬歷乙酉舉於鄉淡然自若服食居室不稍變其初丙戌從公車還為幽居十戒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

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所居敝巷閉門不啟守令下
車一謁後不得再覿其面郡守歐陽東鳳延請修郡志
以東鳳端人也一出應之平生交遊絶少見小人如目
中刺嘗曰和風未學由由惠清節寧希望夸每自東
林講學歸敎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
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睡無慚夢寐乃
為學矣五上公車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冰堅遂返
謝去傳金自號早白老人矢終焉之志嘗於隙地手藝

菜甲曰不如是何能無求於人清苦自甘晚而益窘客有持槖金謁曰此物易公片楮耳乃直視曰當謁客竟出門去不顧有親黨坐法者來告急世卿適鬻一婢代為輸罰鍰終不為緩頰其刻勵如此疾革囑其子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貲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脩然而瞑時年五十未仕而卒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頡編諸集而特好為詩一切欣悒悲愉之感悉發乎詩詩成抱膝長哦輒復歔

然自得學者稱為靜叅先生

外史氏曰今之所謂孝廉者文詞而已何嘗知所謂孝所謂廉也先生之舉孝廉可謂不負其名矣至於易簀時語非真道學不能也嗚呼

吳桂森傳

吳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幼有至性父喪哀毀如成人長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萬歷四十四年以序貢應廷試後遂絕意仕進急歸過毘陵學易於錢一本每玩一卦

輙進而請正盡發其局歸時一本目送曰吾易在梁溪矣爰就管見象抄廣其意作像象述天啟初高攀龍出山延主東林慨然任之已而攀龍予告見東林四座弦歌心竊自喜尋璿難作攀龍死止水桂森哭之慟竭貲以佐費官旂時書院已毀乃約同志鄒期楨期相兩兄弟就業道南祠已而相勗曰平陂往復天地之常吾輩但當為所能為以待天之自定乃集真儒一脉叙道學淵源而以關中馮從吾為道脉之合焉璿敗有表章書

院之旨亟謀興復建麗澤堂又搆小齋名來復講易其
中羣儒僉集其說易也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
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主也離坤
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
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矣又嘗正王守仁無善
無惡四語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聞者以為名言晚年倣
義門鄭氏家會及五經會聯屬宗人子弟以為常其自

署曰東林素衣所著像象述外有金針易説談易隨問真儒一脈尚書説春秋大全纂禮記訓釋等書行於世外史氏曰余讀先生像象述一書知易之有理有數有象焉今訓詁家但知講理融通而已而不知象數之寓於理中微先生易其蓁蕪乎

張大受傳

張大受一名夢時字伯可別字弦所無錫人少頴異隨父大叅澄齋公讀書貴州署為文超軼不羣萬歴癸卯

舉於鄉屢上公車不第謁選授安吉州知州為治大得
民心甲子元旦劇盜葉朗生餘黨殺長興令石有恒將
犯安吉夢時率士一戰而殲大敗四境敉寧民苦解絹
請上臺易為官輸民甚便之尋轉常德同知署府篆再
署司李賢聲茂著以監偏沅軍有功薦陞山東鹽運司
同知寬商恤竈國課無虧及沿海告警竭守禦之策民
賴以安一時有循良之目將有殊擢竟告歸家居講道
東林刻有會講商語蒲榻笑拈二編晚年嗜學益甚日

讀書寸許雅好書法日揮數幅為樂案頭惟存彭澤香山明道康節數卷以當尚友卒年七十八

外史氏曰先生七歲工對偶九歲能詩侍塾師坐一書樓手題云上此樓來一動一言務遵聖訓下此樓去一事一念務慊親心其幼時志已不同矣年十五以縣試第一補諸生久困塲屋入太學四十後始登賢書其後奮志東林得諸賢切磋之益卓然稱有道者焉

陳仁錫傳

陳仁錫字明卿號芝臺長洲人年十九舉萬歷丁酉孝廉時文習衰靡慨然以倡明理學為己任究切經術所為文不屑西京以下屢上春官不第天啟壬戌始成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丙寅充日講官在經筵多所規正每以進忠直遠奸佞為言時魏忠賢用事方艾夷善類聞仁錫言惡之會忠賢冒軍功累爵上公給鐵劵仁錫當視草辭不可忠賢密使人謂曰屬草則台座不則刀鋸奚擇乎仁錫曰吾腕可斷草不可屬

數日即有孫文豸以誦步天歌妖言亂政見捕詞連仁錫及文震孟坐以東林謀主震孟先已降調里居以池陽救得免逮而仁錫遂削籍歸當是時朝士奏對稱上公而不名伏謁呼九千歲宗社大命懸於絲髮仁錫以一書生抗拒直揭一代綱常還之君父其關於世道人心者不小也崇禎初起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齋油素記阨塞甚悉為小冊可當聚米也鞭裘之贈一峻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以

誠敬為本是秋充經筵講官所敷陳皆切時務不事訓
詁辛未分典禮闈得士為最秋冊封周藩歸時相惡其
不附遂訟於朝曰是門戶後勁也是東林嫡派也科道
何為不逐之遂乞身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雍士子欣
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當永樂時統南雍者也
亡何疾遂不起卒年五十六贈詹事府詹事謚文莊所
著有經濟八編大學衍義續補及賦役漕政水利等輯
最大者世法錄一書凡本朝之大經大法祖訓之敬天

勤民以迄禮樂兵刑象緯歴律邊鎮方輿濬河利漕莫不畢具疾作遺命上世法録於天子曰臣之報主盡在是已其所學大畧如此學者稱芝臺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在朝與文姚諸公名節相期道義相砥乃其時欲陷之者一曰東林嫡派再曰東林邪黨不去之不止者何哉君子曰是天也

東林列傳卷二十二

東林列傳卷二十三

江陰 陳鼎 撰

明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弱冠舉萬歷甲午賢書居父喪哀毀廬墓竹塢三年未嘗見齒有真孝廉之目十上春官至天啟二年始成進士廷對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

魏忠賢漸用事因禁講學興黨議正人以次竄逐震孟上疏言勤政講學之實謂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則左右近習無緣可以蒙蔽且曰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疏上忤忠賢意乘上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上偶人激怒上傳杖八十輔臣救免降調未幾逆璫矯旨削籍崇禎改元復原官充日講纂修熹宗實録校對光宗實録副本請改定三案之誤其在講筵嘗講君使臣以禮力勸帝培養

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啟猜疑講罷即傳旨釋刑部尚書喬允升副都御史易應昌於獄又講春秋宰咺歸賵言咺位六官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蓋有所諷也在春坊時䟽劾吕純如羅織諸賢令藉輿援思借邊才起用吏部尚書王永光倏竊威柄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上命指實具奏永光旋罷歷陞詹事府少詹事上知可大用八年七月進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既與首輔温體仁忤十一月遂罷初震

孟講春秋稱旨已而引疾不允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其相也値體仁在告出不意驟命之震孟自恃特簡於體仁無所依附始入體仁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震孟語人曰温公虛懐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騶曰是人機械甚深何可信也越數日體仁知其踈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指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至是震孟吾騶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體仁與吏部尚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

震孟票擬奪俸體仁不可震孟作色擲筆曰言官以去
為榮即革職無害體仁遂揭此語入告與吾騶俱罷譽
卿擊璫有直聲十年不調削籍以去而震孟清勁負時
望入相僅三月體仁擠之不竟其用天下惜之十年卒
於家福王南立謚文肅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數月而孤其母文氏徵明之
曾孫女也希孟父歿文僅二十餘家故貧困於役希孟
晬之日縣吏卒將之庭踞堂而嬉人皆憐之或以慰其

母曰此兒吉徵也數歲頴悟異常幼即能屬文外祖父元發異之謂其子震孟及希孟此兩孺子皆不凡以故震孟與希孟舅甥如兄弟也希孟性至孝母課督之甚嚴甫成童而業大就與震孟俱為春秋大師老生宿儒皆自謂勿及希孟師事張世偉而友周順昌朱陛宣震孟弱冠舉鄉試屢上禮部不第希孟久為諸生年三十四始與世偉順昌陛宣同舉鄉試踰六年遂先震孟成進士執政將選為庶吉士希孟初以親老辭請於母而

後應時學士劉一燝韓爌為教習師皆深器重之神光之際再值大喪一燝與爌同時執政希孟左右其間一時名賢布滿朝列給事中楊漣論劾崔文昇侍疾無狀及力主移宮事皆希孟贊決之尋授翰林院檢討時漣以移宮事敓歸與希孟慷慨言别矢禍福共之熊廷弼素與東林異而希孟深重其才於其被逮也出郊唁之慰勞良苦且為白之公卿間其後閹黨借廷弼以誣諸人葢自此始也天啟二年魏忠賢與客氏漸得志殺王

安文震孟始登第即以言事落職希孟所與遊及共講學者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等先後去國廷臣以學為諱於是希孟亦奉母歸與震孟俱南居往來東林講學二年忠賢焰益熾巡撫周起元謂希孟曰賈彪云我不西行大禍不解公亦有意乎不得已仍奉母入都至則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相繼屏黜希孟入朝倀倀且惴惴也居無何甫同考會試而母文氏以病卒於京邸希孟奉喪歸至中途逆璫矯旨削籍抵家

屏居墓廬絶葷血者三年朝夕哭聲震林木過者聞而悲之七年熹宗崩莊烈即位誅忠賢逆黨稍斥而柄國者猶持同異希孟與震孟等未即登啟事高陽孫承宗貽書同邑閣臣李國𣚴乃召為左春坊左賛善尋進右庶子與震孟俱為日講官時韓爌復出為首輔奉詔定逆案希孟助之為多而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魏大中等贈謚恩䘏𡘋典備至凡政出自爌者皆希孟力也希孟在講筵四載歷陞詹事府正詹事兼侍讀學士帝亦重

之時諮訪政治得失是時周延儒温體仁方迭用事延儒頗善希孟欲引之而體仁深險忌希孟英果時思以事中焉會庚午順天府鄉試希孟與姚明恭為考官誤取武生三人武生例不當入闈然責在提調於考官無與也體仁欲歸咎希孟乃票旨命覆試武生而以文字苛繩之遂謫希孟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希孟既去猶時謫其講語於帝前懼帝復用之也蓋體仁之忮刻如此希孟至南京得疾請假歸歸二年而卒震孟入閣僅

三月體仁亦以事逐之震孟歸而布孟病矣舅甥執手
榻前依依靡間布孟卒甫十餘日而震孟亦卒
外史氏曰文起在朝席不及暖而即被逐孟長入朝未
久亦即被謫夫天未欲存明也故使其舅甥歷坎坷焉
天欲存明豈肯使之遽亡哉

許士柔傳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幼聰慧父伯彥課授十三經孫
吳握奇經諸書諷誦皆上口踰年卒業鄉黨父老皆驚

異之萬歷末舉應天府鄉試天啟二年成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四年授檢討持節冊封楚王以父喪去崇禎
初服除陞侍講纂修神熹二朝實録管理誥勑歴陞中
允諭德後為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熹宗時魏忠賢
擅政羣小持門戶異同媚忠賢命諸史臣輯三朝要典
辯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伸邪說毀正論復改修光宗實
録削其與要典牴牾者莊烈初元用中允倪元璐言燬
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録如故少詹事文震孟疏抉摘之

是時溫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皆附會邪議者意難之震孟疏入錢士升為次輔擬諭禮部詳核同異帝御平臺手出震孟疏辯明三案是非帝力闢要典邪說體仁懼其改實録也陰沮之曰事久經聖諭申飭便可垂示萬古於是奉是非已明不必議改之旨應熊所擬也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猶弗焚矣乃上疏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録總記於世系獨畧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聖母出何氏

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録備載而改録故削之者也原録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如彼新録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牵畧如此夫臣同官震孟所言是改録所筆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説而正之若臣所言是改録所削者也削焉而不書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謂何疏上得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體仁復令中書官棒穆宗總記以斥士桀士柔抗章爭曰皇考

實録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
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僅一月登選三后誕育
聖躬皆在未登極之前不書之總記將於何書也穆廟
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至於冊立
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廟之冊立
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仁怒將劾之同列沮
之而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録無以不書世系為成
例者臣所以抉摘改録正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

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録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録削之何也分莫尊於正嫡功莫大於保聖當日國本幾危幸天心有所付託坤寧調護真孝慈之極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殺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報聞如故體仁滋不悦會體仁忌倪元璐嗾誠意伯劉孔昭劾之并及士桀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畧事將逮士桀士桀懼亟以注畧進御帝覽而善之事得解尋出士桀為南國子監祭酒體仁去張至發當國承體仁指謀逐士

柔高攀龍之贈官也士柔為行誥詞故事制誥皆屬詞臣惟贈官誥文屬誥勑中書職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誥詞皆出詞臣手蓋諸家子弟請之中書以為侵官故深恚時攀龍誥軸未給至是其家請補給仍以士柔所撰詞進帝方申飭言不得用駢儷語中書黃應恩摘制詞語告至發至發喜即以撰文違制劾之遂命鐫二階調用司業周鳳翔為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竄改未有徑自糾參者也誥勑用

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為越俎者也高攀龍純修正學皇上翦逆褒忠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使忠良色沮奸逆軒渠非所以勵當今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韙之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以卒子琪詰闕辯誣狀請復本官帝許之仍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士柔倜儻善應卒頒詔至南京中官運皇木梗道從人勢張甚士柔奉

詔書鵠首已朝服侍其旁中官色沮叩頭去

外史氏曰余讀仲嘉先生傳知體仁至癸果魏璫之義兒也不然玉汝文起兩先生欲改正實録而體仁輩陰沮之者何耶嗟乎體仁輩直犬豕之不若矣按吳興席帽山人筆話載體仁與至發未顯時曾貸黄金各製飲器晉魏忠賢下鐫其名以父事之余猶以為惡之之辭耳及讀筆紀諸書乃知席帽山人之不謬焉

成勇傳

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七歲記萬言性端介喜聞箴規惡嬉戲人號為成子路讀太極易通有會謂理學在實踐不在空言天啓元年鄉試第十明年會試策引宦官仇士良為戒主司歎曰韙哉又三年成進士方是時逆璫魏忠賢横甚諸新進諷勇同往謁勇愕然曰吾儕進身始未能折檻陳言除充監顧乃媚閹人要榮耻矣堅不往授饒州府推官媚璫者厲勇謂鄒元標東林黨魁也往當困挫之勇不應至則造元標廬請業焉會中使承

璫差馳浮梁冶場治器過饒知府率僚佐郊迎勇不可
中使怒索供具誶知府羣吏走匿郡騷動勇坐廳署遣
吏捕中使諸從役笞之中使走署壵曰有旨有旨勇曰
旨採冶罷耳詬辱二千石鞭長吏豈亦旨耶中使踉蹌
去誓曰不懟上公撲殺此吏有如日勇聞之恬然亡何
崇禎改元璫誅獲免凡三為理官所至出孝經小學及
先儒語録進屬吏郡之士大夫發明其義曰吏治以講
學為先任歸德冬月衣單袷有以貂裘進者峻却之流

寇數十萬圍城下衆奔噪勇乘城誓衆曰宋州古睢陽張許風猶在乎今日勝則生不勝則死死生皆臣職耳率衆擊賊賊大敗遁去舉卓異第一考選翰林五日給事中陳啟新沮之啟新者故以武舉躋言路者也時帝御平臺咨羣臣時務楊廷麟等稱勇才品帝動容改南京監察御史會黄道周疏參楊嗣昌奪情攖怒不測勇上疏申論辭甚峻同官止之曰覆車不可鑒乎勇曰講學先明倫明倫先事父為人子而不知父又寧知有君

耶此不言孰可言者得旨逮繫勇就道太學六堂生率數千人集江干哭送之下獄嚴鞫主使初訊曰天地鬼神主之再訊曰二祖列宗主之三訊曰周公孔子主之坐繫者三年日與道周以孝經易傳相辯析作詩遞唱和會大震電肆赦遣戍浙江寧波衛劉宗周張瑋汪偉等先後薦牘數十上起福建道御史不就隱居十五年獨處一小樓署一聯曰萬里風光樓上眼千秋事業榻前心著有程易發西銘解崑崙洞語錄諸書而卒皆勇

隱者鄉人張貴吾慷慨言事多奇中從勇游患難不忍去共棲雲龕中好言仙一日寒風洌洌雪滿山谷勇與貴吾踏雪行望叢棘中一物徐視之則人也乃開目顧兩人曰公等來何遲耶相與坐樹下移時勇叩其名曰吾肅宗朝小吏耳見一顯者臨刑心痛楚不自得遂逃入此山中辟世因欲授勇導引法勇辭之曰子入山逃死吾入山待死耳士各有志不相謀也其人笑曰又三年清明之前一日其從楊左諸君歸來乎勇作雪中人

記之至是果卒

外史氏曰理學者洵在躬行實踐不在空言也先生歷仕宦履艱危一皆身體力行至死未嘗少懈可謂得理學之實者矣

呂大器傳

呂大器字先自四川遂寧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六年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以終養乞歸張獻忠自楚流入蜀大器以邑城庳倡士民修築賊過天星

等經遊寧見城堅不可攻引去大器慮賊復至募土著習弓弩火砲撫按上其事詔加一級十一年例轉陝西關南道叅議明年陞固原副使西安有劇盜穴長武山中廵撫丁啟睿檄大器馳剿大器用穴地火攻法盡殲其衆十四年調湖廣驛傳道叅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廵撫甘肅甘州總兵柴時華者與前撫劉鎬郄賄鎬已復威脅之縱兵大譁至焚其臺門鎬返所予賂加倍乃止鎬坐是罷去以憾死大器入境密陳時華諸不法狀請

移之涼州已得旨奪時華秩以副將王世寵代之時華既解印忿之欲為變會其部將坐法當逮紿時華白朝廷且逮君新撫軍陳兵涼境矣時華惑之帥親軍千餘出甘州保所築私莊遣使齎金幣結土魯番為遷者所獲鎮道馳報大器亟遣兵捕之以其事聞時華拒戰十餘日大兵日集土魯番不至親丁多降者時華知事敗大呼曰我誤聽人言至此欲逃死安所乎命舉火闔室自焚死時華西寧人世為將其下多死士叛聞之日舉

朝震駭不十日提至帝大悅十五年召為兵部左侍郎明年總督保定軍務周延儒以首輔督師軍潰諸將多陷沒惟保定軍獨全詔分別行間功罪晉秩一級是年夏張獻忠破武昌調大器應皖江楚總督命總兵李輔明馬科各以四千人聽節制時南昌告警遣部將謝騰雲李士元及左良玉兵遏賊於樟樹鎮大破之十一月復吉安及廬陵吉水十二月復茶陵醴陵奉詔與良玉平賊十七年正月調南兵部副尚書史可法治軍留都

李自成犯京師可法帥師入衛大器署部事莊烈皇帝凶問至南中洶洶議立君未有所屬福王潞王皆避賊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鳳陽總督馬士英貽書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魏國公徐弘業等集議朝內大器時兼署禮部主潞議不肯署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貽可法及士英而士英已與南竄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歃血立福王矣連兵江北大臣畏之不敢違乃以福王告廟

五月王監國南京尋即位士英入輔政出可法督師淮揚大器改吏部左侍郎給事中李沾以擁立功陞太常寺少卿疏劾大器定策懷二心大器乞罷不許六月士英薦阮大鋮可任樞貳子冠帶召見給事中羅萬象御史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等交章言大鋮以欽案擬戍不宜召大學士高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英不合求去大器抗疏劾士英挾重兵入朝覲留政地其子乳臭而都督妹婿手不寸鐵而總兵瓜葛之越其杰以軍犯

而監軍附逆之田仰以久廢而侍郎逮問之楊文驄以
抗提而職方膽大心雄目無法紀又云吴甡鄭三俊等
臣不敢謂其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内士民
之歸馬士英阮大鋮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
鄙憸邪終為宗社無窮之禍語極切直不數日劉澤清
入朝極詆東林遂劾大器為東林衣鉢真傳前撫甘肅
以私忿殺總兵柴時華及受賂諸事大器連章引疾遂
以原官致仕初大器佐南樞堅主立潞議與時忤至是

慮後禍以親書告廟祝文送內閣其謝表有云赤眉銅馬合凑而糜爛神州檜賈温敦接踵而横居津要蓋指士英大鋮也末又言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誤以姓名遠瀆天聽致形踪無獲臣不敢不預為請明人頗疑其横九月李沾復疏叅大器懐挾異心阻撓定策遂奪職命法司逮問大器已間道走柳州明年我師下福建執唐王廣西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與大器等定議立永明王由根監國肇慶晉大器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與魁楚同典樞務內監王坤自閩至以司禮竊國柄魁楚深相結遂入相大器心惡之又與魁楚爭戎政不協屢引疾會永明王西出自請留守遂辭去由梧趨韶再至梧復返柳州入蜀召之不出先是偽將劉蔭率兵三千人歸永明王至是相傳王已死楚宗人朱容藩據夔州自稱監國諸將皆賀大器抵遵義守將王祥郊迎容藩亦使人以千金來迓大器兆行過李占春營具言永明無恙容藩僭竊不宜受其爵號占春然之不復

事容藩後敗走忠州爲追兵所殺王祥綦江人素勇悍
爲九圍子隘官張獻忠之亂據有遵義諸縣自稱平冦
伯晉忠國公後爲孫可望所敗自刎死嘉定人楊展起
家武進士亦據嘉定犍爲遺民潰賊皆歸之衆至數萬
人時蜀大饑父子相食展遣使告糴黔楚自縉紳以下
至弟子員皆資給農民與牛種口食使擇地而耕願從
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於
是蜀賴以全活雄視一方自稱華陽伯顧性矜尚文墨

不務攻戰至引賊自助卒為袁韜武大定誘殺併其軍

袁武張獻忠故部曲也大器思用蜀人既歷諸鎮深為太息謂總督李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其可為乎遂之黔至獨山州疽發背卒葬遵義之九龍壩

外史氏曰先生以暾日直矢之軀而與羣奸同事無異麻生蓬蒿中也安能一日容其直哉卒至安不終日而又皇皇奔走於苗蠻爨僰之中布一申大義於天下至

於死而後已亦可哀矣嗟乎此皆東林人物也誰謂東林邪黨耶

金光辰金九陛列傳

金光辰字居垣滁州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督餉寧關諭止譁兵之亂擢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獲營兵為盜者七人立誅之輦下肅清內使周二以姦殺人即移司禮監往捕周方值御前被收乞哀帝曰御史所執者祖宗之法朕何敢私卒抵罪由是益有聲六年命視

太倉庫尋兼理新餉及節愼庫時流寇大亂中原用兵新舊餉增九百餘萬吏䕺爲奸帝用軍興法誅後期者不能應先辰請定條例鈎考事得就理五月京師大風雹上言崇治體課實行明功罪預國儲端化原廣言路六事會給事中章正宸以糾新輔王應熊下獄具疏救之引陽城沮裴延齡呂誨論王安石爲比不聽明年八月帝御平臺賜諸大臣筆札令舉堪任吏部尚書者吏部左侍郎張捷舉原任尚書呂純如帝曰此逆案中人

也科道官云何光辰與御史韓一元等面斥其妄退復疏論純如之奸及揑乘機起用借題翻案之巧事遂寢十一月奉命廵按河南值歲饑全秦流寇盡趨而東商雒伊汝淅鄧之間賊騎充斥光辰間道兼程以進謂豫鎮陳永福兵寡不足恃請以左良玉鎮河南而調曹文詔張全昌等分馳夾擊以壯聲援會良玉擁兵不進即疏劾之諸將皆奮已而全昌破賊於許文詔追賊於隨州泌陽皆大有斬獲賊兩偪歸德使祖寛陳永福祖大

樂等先後擊走之乃請蠲賑被災州縣數十處民賴以甦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者奇士數有功光辰會薦於朝使監良玉軍嗣以建言被逮立奏釋之使辦賊光辰雖不典兵而善鼓勵將士凡地形險易兵力分合及剿撫機宜皆先期入告受事十五月疏凡至百餘上事竣還朝以疾乞休不允值邊警命分守東直門見時事日非陵京震動憤然上疏劾首輔温體仁誤國又論督師楊嗣昌不職當逮問適兵部侍郎仇維禎奉命出鎮通州

請留内臣杜勛為監鎮光辰復劾維禎身膺重任一籌莫展而先擁戴中官又摘其疏中如失怙恃等語以為羞士類而誤封疆頗極醜詆而帝方倚任中官越四日命九卿科道錦衣衛官俱至召光辰入出疏詰責甚厲光辰直趨榻前辯對不稍屈帝恚甚將行廷杖會是日風雷大作雨如注殿廷晝晦懼而止命刑部議罪先是光辰同新寧侯譚弘業駙馬都尉鞏永固給事中張元始等守門忽聞召光辰衆疑將就獄皆錯愕失色元始

對之出涕光辰顧笑且去禮科給事中馮元飈荆祚永密繕救疏伺不測則立進之良久見光辰出左掖門皆大喜爭往迎問光辰經詣門上無所語張給事見而歎曰雷霆不懼寵辱不驚君其兼之矣然終以忤體仁部議降級有大璫使人招光辰曰皇上每言金御史才可大用但性急耳願一詣我可免也光辰使人隔垣謝之卒得降以去工部侍郎劉宗周方假歸在道具疏力爭亦奪職光辰在謫籍三年復召為大理寺丞累遷至通

政司左叅議會有旨起廢即薦陳必謙許譽卿周鑣金鉉楊廷麟張采王相説詹爾選范景文方震孺金聲等十一人時崇禎十五年也五月帝以鳳陵重地恐重被殘掠欲以總漕都御史史可法改督鳳陽令諸臣各陳得失光辰進曰鳳督誠宜易若使易以漕臣是欲急而反緩也令闖賊已破歸德歷數程則逼淮革左獻忠盤踞英六歷數程抵揚萬一二賊相合漕臣乃欲從淮上以救二陵則已隔在外矣帝曰何謂在外曰頼亳接壤

河南過壽州則為鳳陽泗州揚州此河南賊來之路也廬州既過則為全椒六合儀真揚州此舒廬賊來之路也今賊在河南及舒皖間若以數股由徐至淮以數股由廬至揚兩道交堵聲援斷絕漕臣豈不隔在外乎帝曰光辰言是也朕按地圖亦如此未幾遂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時帝方以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張瑋為副都二人同時被召臺中謂之三正閏十一月復召諸大臣對中左門令速議督撫去留語次諸臣遽請釋姜埰熊

開元不聽劉宗周復申救之抗辯良久帝怒命候旨處分光辰進曰宗周之救二臣非為二臣起見也無非欲皇上為堯舜之主廣納言之美耳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語言過戇乞賜優容帝曰開元此疏定有主使必宗周也光辰曰宗周賦性硜直賓客不通二臣之事即宗周亦謂其不能無罪但在御前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益實從君德起見且宗周在事百務整理即近日皇上所頒憲綱日與諸御史申飭奉行前者同臣

察理城守不避風寒其實老成可念帝曰金光辰亦著議處光辰復奏臣忝司風紀竊見宗周爲人其在臺中即不動聲色人心亦肅若皇上留此老臣不但舉朝有所觀感即薄海内外臣民無不悅服如有一字之欺臣願甘斧鑕帝命光辰同宗周先出候旨宗周奪職光辰降三級調外自是臺中遂無人光辰亦再疏終養以父憂歸廬墓山中十七年三月闖賊逼京師光辰墨縗與禮部郎周鑣武德兵備使雷縯祚糾義旅勤王旣聞城

陷帝崩走南都哭臨三日即歸墓所五月福王立江南
馬士英阮大鋮等當國以東林羅織諸正人興大獄鏕
及縯祚皆遇害日遣廠衛卒伺光辰迹擕家避居丹陽
湖不仕而卒光辰清操直節不下宗周生平對君告人
無稍委曲朝士目為金赤子其論温體仁楊嗣昌與内
侍杜勛皆與帝意忤蹶而再起復以救宗周去及體仁
以主使斥回嗣昌敗宣雲之失杜勛八騶迎賊而京城
隨陷權奸閹寺之禍竟悉如光辰言

金九陛字允訥光辰叔父也光辰嘗受業焉為人博學慷慨好持大節領萬歷四十三年鄉薦久不第授經山中滁人皆嚴事之因過逆璫祠不下車巡按劾之罷去崇禎初起知棗陽縣始至即辨疑獄禱雨滅蝗民驚以為神時流寇方肆虐楚中戕州縣以數十計棗故介襄承之交西渡豊樂河東踰隨州温峽口皆距承天顯陵二百里為極衝九陛增陴濬湟桃其邑中壯士得四百餘人授以兵仗造勁弩毒矢為戰守計邑有蘆杯堰

阨塞也率衆馳往築土城鑿濠引水環之伏壯士其中為縣城聲援而自以民兵擊賊於鹿頭店射傷其渠帥順天王遂破之賊凡十餘至終不能踰棗而南鄧陽巡撫盧象昇疏其有護陵功擢南光禄寺大官署正轉户部主事已而廵大隊掠廬鳳間烽火連數百里游騎逼江上南兵部尚書范景文急使九陞監浦子口倉護軍餉浦口城小而樓櫓不備乃多築墩臺積礮口礟具人持毒弩畫堞而守之賊知有備引去以功轉本部郎中

榷税杭州升廣西蒼梧兵備副使大破猺賊於鳳凰山威望益著時崇禎十四年也明年奉表入朝帝召見慰問賜銀幣復還湖廣上荆南道而鄖襄已陷楚中盜賊蠭起九陛間關赴任稍收復諸城邑撫定劉荒保燕子窩諸賊悉有功會三省合勦八排猺尚復以監軍治餉務事平總督沈猶龍薦九陛才將會推贛南巡撫而九陛年已七十矣病不能赴歸一年而有甲申之變以憂卒論者悲之

外史氏曰思陵朝有材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久葢由羣小叢集而不使正人一吐氣也兼之愍皇帝多疑致之豈盡由於氣數哉

東林列傳卷二十三